

【老温散记】

□温涛

跟老崔熟识,是一碗面的缘分。

他的油泼面做得好吃,确切地说,米皮才是他最拿手的,筋道爽滑,调料是他自己研发的,味儿很足。

他的店,藏在山财西侧小区深处,并不显眼。那里是小吃一条街。因为靠着高校,熙熙攘攘,人气很旺。店里墙上挂着一个大大的biang字,加了框裱的。两边的墙上,被花花绿绿的便签贴满了,都是顾客留下的手笔。有的盛赞面的美味,有的是小朋友的涂鸦,还有年轻人的私语,寥寥几句,或是友情或是爱情的留言和宣言。

来的多是熟客,见了老崔热情地打招呼,老崔就用他浓重的陕味方言,简单回应,彼此寒暄。

凉拌的米皮可以带走,但面只能在店里吃,这也是不成文的店规。对于油泼面的外带要求,老崔都是干脆利落地拒绝。在他看来,带回去吃,就没了刚端上桌的纯正味道。这一条,新客人不理解,但熟人都知道。老崔的口号是,要做有温度的油泼面。

一来二去,就跟老崔熟了。他的店离我家近,不在家吃饭的时候,老崔这里,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不二之选。

有一次,崔嫂的拿手活被我们发现,她自己烙的薄饼又脆又香,我们看了眼馋得不行,结果她转身回到厨房,专门给我们又做了一张打牙祭。真的是好吃。

老崔黝黑,瘦高个,语速快,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的语速。崔

老崔的心事

嫂白皙,中等个,说话慢,空闲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聊家常。

两口子来济南十多年了。从摆地摊开始,风里来雨里去,吃了不少苦,一点点地打拼积累,才有了自己的店。这两年,又在别处开了新店,还招了徒弟,为此还专门找了个仓库,研发配送,老崔更忙了。

老崔偶尔也会聊起他自己的故事,与其说乡情,还不如说是乡愁。

两口子来济南的时候,孩子都还小。儿子去年考取了南京邮电大学。高考结束的时候,也来过店里帮忙,壮壮的话不多。

儿子打电话告诉他考上大学的情景,老崔一直记得。他总觉得陪儿子太少,过意不去。

有一阵,青春期的儿子跟老崔顶牛。老崔说,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,儿子看他也这样,父子无话,一说就多。孩子上了大学,老崔都是主动把生活费打过去,还给他买了台笔记本电脑用于学习。

“他打电话给我,说谢谢我,我都觉得这话不像是他说的。”老崔嘴上说得轻松,脸上却是一副百感交集的表情。

崔嫂说,远隔千里,常年在外面,孩子根本顾不上。但有一次听说女儿在学校不好好学习,她急了,从济南专程回了陕西老家。狠狠地给闺女教训了一顿,还动手打了她。说着说着,也是眼圈红红的。她说,不过是让孩子明白,他们辛辛苦苦在外打拼,到底是为了啥。

如今女儿也出嫁了,还生了宝宝。老崔和崔嫂升级了。

老崔最惦记的,其实是陕

西家中的老母亲。他写过一篇散文,叫做《铁勺子》。当年条件差,年少的老崔巴望着能在自己生日的时候,吃上一个用铁勺子炒的鸡蛋,但那天老母亲虽然答应了,却无意忘记了。此事也成了老崔一个久远的心结。他去年春节回去,老母亲在他生日当天,特意给他炒了个鸡蛋,说是还给老崔的。

老崔给我发来了老母亲在厨房炒鸡蛋的一段手机视频。画面很安静,却把我看得心潮起伏的。我说,老崔,没想到,你还是个文艺青年呢。

他的文字挺朴实。里面有几个方言用字,很生僻,都不知道他怎么写出来的。

西北人豪爽重情义,老崔就是这样。我收到他精心准备的礼物有好几样了吧,而且都是突然袭击。去吃面的时候,他就笑呵呵地从柜台后面拿出个物件来。

“老温,这是送给你的哈。”他总是把“温”发成四声。

第一次是他自己配制的煮面的调料。“你回去煮面条,试试我的料。”

第二次是带着墨香的《出师表》拓片,他特意从西安带回来的。

第三次,从陕西回来,他给我带了块黑茶茯砖,我进而了解了陕西的黑茶历史。

接二连三的,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何德何能嘛!

“老崔何德何能嘛!”其实这句话,是老崔经常挂在嘴边的。

老崔人缘好。他对朋友都这样,为了让人体验正宗的油

泼面的辣味,他经常把从老家带来的辣椒面送人品尝。前几天,有位常客兼朋友的父母来济南,非要请老崔两口子吃饭,还要认干亲。老崔说:不知如何是好!

老崔对面是真有感情,说起来就兴奋。他还在住处前的空地上,种过一点麦子。前段时间,自己开发了一款绿色的菠菜面,我竟然很荣幸地成为试吃的第一人,老崔说他请客。

有一天,他把我拉进了他的老崔家群,接近二百人,看样子都是店里的常客,也是老崔的粉丝。群里的年轻人,一口一个崔叔地叫,那叫一个亲切。有人偶尔发两张跟老崔的合影出来,都笑得很灿烂。还有的人出差在外,直接在群里说:老崔,想你的面啊。说得我也想他的面了。我就在群里说了句:吃面去。

也没看老崔的回复,就带了家里的小朋友,大中午地出了门,直奔老崔那儿去了。

结果一路过去,正好赶上当天的拆违。老崔的店也关门了,面是吃不成了。

在市区繁华地段的那家新店,也遇到了同样的处境。老崔说,那里也在清理餐饮店。这家店刚营业不到两年,全新装修的,店面不小,老崔投了不少钱。

群里的人都惦记着老崔的面,他最近一直忙着找新址。

老崔告诉我,新店址定在大明湖附近,马上快开业了。应该去道贺,顺便再吃一顿,面也好,米皮也好,应该别有一番滋味了吧。

扫描二维码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行走人生】

两片叶子,
风吹散又相聚

□王国平

汪曾祺写有《晚饭后的故事》,说学唱戏的郭庆春跟许大娘家相熟,特别是和她女儿招弟,年幼时玩游戏,“谁输了,就让赢家弹一下脑髓,或是拧一下耳朵,刮一下鼻子,或是亲一下”。大了一些,不再这么玩了,“有时眼对眼看着,看半天,不说话”。后来,他倒仓没有倒过来,形势也变了,只好拉菜车、卖西瓜、卖柿子。许大娘也搬家了,搬到哪里,他也没打听。汪曾祺写道:“北京城那样大,人一分开,就像树上落下两片叶子,风一吹,各自西东了。”

曾经耳闻,有外地进城打工的,别人问感受如何,答:“地面大,人情薄。”这么庞大的一个城市,都是陌生人,人来人往,擦肩而过,留不下印痕。

又耳闻,一位福建籍的文化人客居他乡,生命垂危,梦回老家,呢喃自语:福建人,亲!人生的终点,老人家流连于彼此相熟的那份浓郁的烟火气。

出差,到县上,进小超市购物,跟店主闲聊,冷不丁就送上一句:你是外地的。注意,是肯定句,不是疑问句。开始很惊讶:你怎么知道?答:一看就是外地的,不认得。也就是说,人家的词典里不给“邂逅”单设座次。——汪曾祺的《皮凤三榷房子》,写了一个修鞋手艺人高大头,戴着一副黑框窄片花镜,在大街上千活,连头也不大抬,“但是这个小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,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,不会放过”。

在大城市街头与熟人不期而遇是奇迹。记得一回,在北京西站下车,从地下转到地面,去赴一场小型聚会。路过一个落地玻璃快餐厅,听见“浜浜”的敲玻璃声音,急切,沉闷,欢快,五味杂陈。讶异地抬头一望,一张熟悉的脸。大学同窗,睡在上铺的兄弟。七八年未见,脸蛋胖了一圈,轮廓依然在。他在兰州任教,领着学生到天津参加比赛,在北京中转,也就一个多小时的富余时间,居然遇上了。两个男人,喊着对方的名字,一个大大的拥抱,眼神里有异样的情绪在流动、在升腾。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,有几人知晓,两片叶子,风一吹,各自西东,再一吹,又落在同一棵树下。

话说,这也是大城市的迷人之处,有着难以言说的风味。后来,郭庆春不仅偶遇了招弟,还偶遇了她的女儿。“北京城并不大”,汪曾祺写到。

【岁月留痕】

松香味里,想起那方老茶台

□许德平

我的姥爷是个瘸子,拐棍和青砖茶台是他晚年的最爱。一仗拐棍,支撑着老人的身体平衡;一壶粗茶,就是姥爷所有故事的引子。

姥爷为庄姓,兄弟七人中有教师,有中医,而硬汉性格的他,选择了扛枪卫国。

他参加过多场战役,在解放临汾城,攻打阎锡山的战斗中,姥爷的战友喊到“老庄,你挂彩了!”

姥爷醒来的时候,已经被人从战场抬了下来,一颗炮弹让他从此失去了右腿。从战场回家的姥爷,虽行动困难,但爽朗的笑声是他每天好心情的标志。姥爷说,同一批从军的战友上百人,留得性命的,仅仅三两人,自己能活着回到家里,这是老天爷给的好报呀,这就是幸福好日子!

那什么才是好日子呢?姥爷又自问自答地说:好日子呀,就是暖壶里有热开水,饭桌上有咸菜疙瘩,大锅里有玉米面糊饼子!

姥爷对物质条件要求不高,唯有一样嗜好——喝茶。小村子里的乡亲们,都成了姥爷院里的常客。这个小院儿,也就成了姥爷的“会客厅”。

姥爷让舅舅们在小院的东南一角,垒起一方茶台。茶台约有一米见方,六七十厘米高,半圆形的青泥脊瓦,垒成烟筒,紧贴院子围墙向上延伸。这方低矮的青砖茶台,从此成为姥爷晚年生活的重要部分。

甘甜的井水倒进老铁壶,墩在那红彤彤的炉膛之上,半干不湿的松树枝子,在灶里劈啪作响,空气里充满了松香味儿,伴随着袅袅炊烟。左邻右舍的老少爷们儿,看到这煮茶的“烽火”信号,就手提小马

扎,陆续赶来,围绕着姥爷坐下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生活物资匮乏,除非是过大年,儿子娶媳妇,女儿出嫁这样的大事,乡亲们才能舍得买上一点好茶。大家知道姥爷爱喝茶,但凡有好茶,都会送到姥爷的小院儿,请他品尝点评一番,也听一听姥爷出生入死的战场故事。

有了茶台的小院儿,客人们也不再局限于村子的乡亲们,有了电影放映队的师傅,也有走南串北的马戏团演员。自春至夏,自秋至冬,姥爷的故事,姥爷的茶台,一天比一天热闹。

姥爷走的那一天,身着布衣。战争让他失去了右肢,留下的除了那一大袋子的军功章,别再无他。殡仪馆工作人员捧出了姥爷的骨灰,还用红布单独包了一个包裹。包裹不大,但很有分量。工作人员难过地说,这里面包的是老军人身上的弹片,请您收好……

舅舅和我娘知道姥爷身上多处中弹,但没想到竟带有如此多的弹片。这其中的任意一块弹片,若稍有偏差,都会让姥爷卧身沙场。但姥爷是多么幸运,弹片以高温高速侵入到了他身体,却能静静地陪着他走完快乐的余生,岂不是应了姥爷说过的话,应该感恩老天爷的好报。

多年以后有次到姥姥家,姥姥正在用松枝生火做饭。我又听到了童年熟悉的声音,那是松枝在灶儿里劈啪燃烧的响声;我闻到了童年熟悉的味道,那是空气里满满的松香味儿。

那一刻,心里一颤,突然想起姥爷的青砖老茶台。



【落英缤纷】

每个人的落花与流水

□洛雁

三月墨迹未干,阳光急于交待语言多余,桃花被迫交出体内的告白
这清瘦的水声一笔笔落向宣纸
需要用怎样浓淡相宜的灰
才能衔接一个人的内心与山色
那刻意的留白是一种宽恕
原谅所有翅膀飞过的痕迹

水的刀锋,过往泛血而佛性简洁
信仰纷纷上岸,稻草和黄昏无人认领
美是蛊惑的毒,期望是可耻的
河流裂开花朵,这不是暴力
是你以美为死期解释爱恨交加的理由
所有的欣喜,都大不过悲伤
一生的对错各有去处
在启程凋谢之前,还有足够的美
让悲伤成型